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 编

四庫全書研究文集

二〇〇五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

任繼愈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

四庫全書研究文集

任繼愈題

甘肅省圖書館 編
甘肅四庫全書研究會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2005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甘肃省图书馆,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编.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5

ISBN 7-80587-813-7

I. 四... II. ①甘... ②甘... III.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 IV. Z12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350 号

书 名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2005 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

作 者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赵金祥 jin669@sina.com
封面设计 赵金祥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5
字 数 80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7-80587-813-7
定 价 180.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弁 言

○李其忠

自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以降，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四库》热，截至今日，其热度有增无减。这股热浪反映有两大表象：

一是大量印制、大量购买与《四库》沾边的书，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原本、据影印本再印的缩印本、线装本；据影印本拍摄的缩微胶卷；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禁毁丛书》；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等。尚在准备仿真影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等，不一而足，在《四库全书》上打主意下心思者比肩接踵。并且每一次影印策划，都搬用一些名流泰斗，乃至达官显宦，借其文、言以大声鼓吹，好像《四库全书》是国之重器，以前遭受了什么不白之冤，今天要为之鸣冤翻案。殊不知，每部《四库全书》都是三万六千多册，如此规模又如此盲目地影印，置楮、墨资源于不顾，置图书馆资金、空间于度外，我真不明白其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二是伴随着这股热浪，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也展开了全面攻势，出现了以《四库》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生论文，有的大学还成立了“四库学”研究中心，或《四库》研究会，其他零篇短帙更是层出不穷，这倒是件好事。

清修《四库全书》，是清初标榜“稽古右文”旗号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文化建设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其全书的编纂成功，是对留存于彼时之中国古籍的一次大拣选、大甄别、大清理。当然，由于时代、民族、政治的局限，在拣选尺度、甄别标准、去取原则等方面不免偏颇，乃至错误，但在探寻学术源流，勾沉典籍逸遗，编纂排比体例、目录著录编制、提要内容撰写等诸方面，都显示了高深的造诣。清代乾嘉学派的太师们几乎全都参与其事，体现了集大成的学术成就。当然考证失实，结论谬误，也为数不少。《四库全书》是多人的集体之作，且迁延日久，谁都负责又谁也不负责的现象十分严重。前后不照应，顾此而失彼的毛病比比皆是。誊录生换了几代，却只顾字写得好坏，而不管其责任心，致使抄得缺序少跋，乃至成句成段漏写。这是历来官修鸿篇巨帙共有的弊病。总之，清修《四库全书》从组织机构、编官选任、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广征群书、选书程序、选书标准、编集体例、类分方法、目录编制、提要撰写等诸多方面，都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今天开展研究确是大好时机。我意是盲目印制出版不可取，全

次定四庫全書

面开展研究正当时。

今年7月，甘肃省图书馆在“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落成启用之机，适时在兰州举办了海峡两岸“四库学”专家参加的《四库全书》科学讨论会，会上宣读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为将这些论文传诸久远，提供学人藻鉴，甘肃省馆又将其结集成书，版行于世，故命序于我。命序者一是该馆馆长郭向东同志，此君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文溯阁《四库全书》研究，可谓业有专长。一是二十多年前同我一道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今为甘肃省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的易雪梅同志，是图书馆界的业务同行。二人都是熟人、朋友，不敢违命，故写下上述文字，不过是借机发表一点看法，不能称序，是为弁言。

2005年11月28日于北京

（此处为大量模糊文字，疑似为序言正文或另一篇序言，因清晰度不足，无法准确转录。根据上下文推测，可能涉及对《四库全书》研究现状、文溯阁藏书楼意义以及此次研讨会成果的评述。）

序

○郭向东

2005年7月，甘肃“文溯阁《四库全书》楼”在兰州九洲台落成。为纪念这一文化盛事，甘肃省图书馆、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辑文出版了《〈四库全书〉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7月7日至8日，甘肃省图书馆、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是“《四库全书》文献研究、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旨在为《四库全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总结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揭示和探讨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

研讨会的召开得到了《四库全书》研究专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海峡两岸的学者120多人参加研讨会议。大陆地区学者来新夏、赵逵夫、霍旭东、吴格、黄爱平、杜泽逊、崔富章，台湾地区何广棧、丁原基等60余位在“四库学”研究中有影响的学者向研讨会提交了高水平的论文，使得本次研讨会成为一次高规格、高水准的学术会议。论文内容涉及《四库全书》的背景和起因、《四库全书》的征书活动和对采集图书的取舍、《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四库全书》的组织机构、《四库全书》著录书和存目书内容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得失、纠谬及各《提要》异同的研究、《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的研究、《四库全书》的历史命运、“四库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状况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会上各位专家秉持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之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保证了会议的学术质量。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树的观点，很值得研究界特别关注。比如：有的研究者在论文中揭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无可辩驳地承担起了评鹭史书优劣，总结史学思想得失的重任，并从“树立以史为鉴的史学风气”，“奠定无征不信的治史法门”、“倡导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概括了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和提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将乾隆时期对《四库全书》检索的设计成果，归结为“乾隆检索路径”，认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然配有多种索引，为读者检索、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就检索《四库全书》收录书种而言，其索引的编制仍是在乾隆时期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乾隆检索路径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到目前为止，也许只有它最能将读者准确地引进《四库全书》原书。这个路径的揭示对于从卷帙浩繁

次定四庫全書

的《四库全书》中作具体的查阅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有的研究者对本馆所藏四库采进本予以整体考察,备述每一种采进本的版本特征、进呈标志、辗转流传、序跋题识等项,并探讨其中关乎《四库全书》编纂史实的内容,提出通过判明“翰林院印”印记之真伪来鉴定四库进呈本的方法,为四库采进本的研究提供了佐证。有的研究者对本馆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手稿、誊清稿、刻印稿、打印稿进行考证后,披露了“修改稿”的价值所在;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采进本的取舍,汉学、宋学之争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在于总目有其“体制”的要求,此“体制”源于刘向叙录之义例,颇具新意;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四库全书总目学”的命题,认为把《四库全书》总目视为“学”来研究有助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有的研究者对翁方纲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很有价值。

就今后的研究而言,我觉得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讨论:

一、学科建设问题。本次研讨会,是在海内外“四库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四库学”的提法已有时日,海内外学者对此已经达成共识。以此为契机,加速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是十分迫切的。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建立,要有雄厚的学理基础、系统的学科体系、明确的学科对象、规范的研究方法等等,只有加强对“四库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学科方法的研究,才能使“四库学”根深叶茂,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一席之地。从而更深入地推动《四库全书》的研究。

二、文化研究问题。长期以来,《四库全书》文献学研究硕果累累,而文化研究则相对处于薄弱环节。一门新学科的建立,不能总是拘泥和沿袭刊误、补正、考核、纠谬等传统方法,而应同时着眼于它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趋向、社会理想、文化品性等,置之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的整体中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时代心理和作者的群体心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学者思维的发散,才有利于《四库全书》学科体系的建立。这一点,应当是今后研究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三、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是学术研究得以深入进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因此,加强学者之间的联系、建立学术机构的沟通机制尤为重要。1993年海南大学成立了《四库》文献中心,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2005年7月1日,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成立。随着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学术影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四库全书》的研究,为了使《四库全书》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更好地开展各项学术活动、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因此,有必要建立海内外四库学者和四库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机制,以便协调和指导本地区的学术研究。

以上所谈,管窥蠡测,挂一漏万。不当之处祈请海内外方家正之。

是为序。

2006年5月15日

弁 言
序

一编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 《四库提要》校正
-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之流传与整理
- 纪晓岚笔削《四库提要》佚文补编
- 《四库总目》著录校勘记简介
- 《四库全书总目》方志提要述评
-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定名及韩肇早的刻本
- 《四库提要》与《总目提要》的不同
- 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各种版本叙录
- “总目序”史研究论纲
- 《四库总目》宗教典籍析论
- 翻书偶得——《四库总目》与文渊阁书载录错误一例
- 《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典籍著录探析
- 管窥《四库总目》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 提要有其“体制”
- 《惜抱轩书录》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
- 辽宁省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提要》残页考
- 从《四库提要辨证》看余嘉锡的文献学贡献
- 《医籍考》辨正《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提要考
-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议章奏初探
-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世现状考
- 《四库全书》皮子文数提要错误
- 《四库全书》乾隆检索路径初探

李致忠
郭向东

- 杜泽逊 / 003
- 罗炳良 / 007
- 吴 格 / 018
- 李国庆 / 025
- 何槐昌 / 029
- 吴 平 / 033
- 崔章富 / 040
- 韩锡铎 / 048
- 王 茜 / 052
- 陈晓华 / 056
- 陈占山 / 060
- 胡大骏 / 069
- 党燕妮 杜斗城 / 073
- 傅荣贤 姜汉卿 / 079
- 徐雁平 / 085
- 刘 冰 / 094
- 陈 军 / 110
- 郭秀梅 / 113
- 丁肇季 / 121
- 罗 琳 / 129
- 李福标 / 133
- 李祚唐 / 139

二〇〇五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目录

二编 《四库全书》文化研究

《四库全书》对传统文献的贡献

来新夏 / 153

《四库全书》与传统四部分类法

李 杰 / 156

民国时期“四库学”之得失

陈东辉 / 162

从《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著作看清代考据学对天算学的影响

陈佳羽 / 173

《四库全书》的研究与回顾

汪受宽 刘凤强 / 180

清代盛世文化与《四库全书》

李福敏 / 185

翁方纲与《四库全书》

何广棧 / 190

翁方纲与《四库全书》

黄爱平 / 198

朱启铃与《四库全书》

万 群 / 205

关于近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世伟 / 209

“儒藏说”与《四库全书》

郭合芹 / 215

四库文化的网络表现研究

刘延华 / 221

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的争议

陈淑霞 / 226

浅谈《四库全书》成因

曾雪梅 / 230

试论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中的作用

徐双定 / 235

三编 《四库全书》版本研究

四库馆臣写本《大清一统志》残卷考释

白莉蓉 / 241

《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稿解析

周新凤 / 247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异同考

修世平 / 250

《四库全书》著录姓氏类文献撰析

丁原基 / 254

《四库全书》编纂之浙江采进书目与采用书目

冯春生 / 265

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史部目录

李晓明 / 268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四库采进本考略

刘 蕾 / 291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明人文集与《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

丁晓山 / 297

清人张履程《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序》读后

张廷银 / 300

《四库全书》对春秋类的删改概述

董正论 / 311

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纂辑佚

张 升 / 321

私人藏书与《四库全书》

王作华 / 326

《四库全书》成书各省人士功勋论

徐 亮 / 331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目录

二〇〇五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

四库全书研究文集目次

二〇〇五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编纂的比较

周晓聪 / 340

四编 文溯阁《四库全书》

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记

甘肃省人民政府 赵逵夫执笔 / 347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度藏与流传

郭向东 / 348

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四十年

周永利 / 355

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兰亲历记

余贤杰 / 361

甘肃文溯阁《四库全书》楼建设文化依据试析

刘 瑛 / 363

甘藏《四库全书》溯源

张其遵 / 371

附 录

《四库全书》大事年表

易雪梅 刘 瑛 / 374

《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索引》

易雪梅 郭彩萍 / 379

文溯阁《四库全书》馆竣工志禧二首

赵逵夫 / 411

九州台绝顶

赵逵夫 / 412

一编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四库提要》校正

○杜泽逊

余撰《四库存目标注》已历十有三年，都二百数十万言，杀青在即，刊行有待。其间诵习《四库提要》，偶见疏误，为余、胡诸家所未及，敬识简端，以备检核。经部诸条，已先后发表。兹逢甘肃省图书馆筹编《四库全书研讨会论文集》，承蒙约稿，乃整理史部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诸类18条为一篇，以表赞助。所据《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华书局1965年拼版影印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

1.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提要》云：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记》，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遯疾，右股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

按：此本刘恕《通鉴外纪引》。《引》云：“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痪，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稚子羲仲书之。”又《宋史·刘恕传》：“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又云：“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铁材。”知病废者为右肢，即右手与右腿；其子为羲仲，兄弟名取羲和之义，而非义仲。股、义二字乃肢、羲二字之形误，当予订正。《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二字均不误。中华书局影印浙本《总目》附《校记》云：“右股，当作右肢。”不及义仲。今并辨之。

2. 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旧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题秀水卜世昌校订，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题秀水屠衡校订。前有冯梦楨序，唯称世昌。

按：是书传世有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不稀见。该本有万历三十三年冯梦楨序，内云：“余通家子卜世昌者，甫束发即嗜读班氏书，且时时从长老考问朝家典故及诸钜卿琬琰家乘之详，间与其友屠生衡暨从弟辈扬挖今古，因取稗官丛说，伦鹵编次，……为卷一十有二，名曰《通纪述遗》。”则冯序明言此书系卜世昌与其友屠衡等同编。馆臣未及细读序文，故误认冯序“唯称世昌”，不及屠衡。

3. 世穆两朝编年信史六卷，明支大纶撰。《提要》云：前有项维楨序。

按：南京图书馆藏是书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为丁氏八千卷楼旧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著录，引支大纶自序云：“丙申秋抄《永陵》脱稿，观察项德楨见而谬赏，亟畀梓人。”丁丙又云：“前有秀水项德楨序。”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原北平图书馆藏万历刻本，亦云有万历二十四年自序，项德楨序。则“项维楨”当系“项德楨”之误。

4. 国史纪闻十二卷，明张銍撰。《提要》云：书成于万历庚戌，至天启甲子始刊行之，徐搢先为之序，其子道藩又重为校订。

按：是书成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传世天

启四年刻本有张铨自序，末署：“万历四十八祀孟夏中旬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臣张铨谨识。”序中云：“手录成帙，藏之篋司，以备遗忘。名之曰《国史纪闻》。”若作万历庚戌，则为万历三十八年，与原序不符。知“庚戌”为“庚申”之误。

又徐揭先，当作徐扬先。天启四年刻本有天启四年甲子门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江宁徐扬先序。正文卷端题：“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沁水臣张铨辑，男锦衣卫指挥同知臣张道潜订，门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江宁臣徐扬先较。”知徐揭先乃徐扬先之误。

5.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明李纪撰。《提要》云：初，元庐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略》，至宋而止。明初临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略》。

按：黄丕烈《菴圃藏书题识》卷二：“《十九史略详解》十卷，明刊本。是书旧名《十八史略》，元曾先之撰，见明《内阁藏书目》。陈殷音释，洪武壬子刻。此则并首二卷为一，而以梁敬孟《元史略》合之，为《十九史略》，刻于正统己未者。”台湾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谓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十二年癸巳至善书堂刻《十九史略大全》十卷，内有正统四年己未朱素序云：“书林刘公刻，陞梁孟敬先生所编《元史》，重加节略校正，附于其末，用备一朝事迹，名之曰《十九史》，刊行广播，甚盛心也。”（周彦文《十八史略版本考述》，1995年9月《淡江大学中文学报》第三期）刘刻，明宣德、正统间人，在福建建阳从事刻书业。正统四年，刘刻将明初梁寅《元史略》删节校正，附在《十八史略》之后，成为《十九史略》，刊刻行世。梁寅，字孟敬，明初江西新喻人，所撰《元史略》四卷，上海图书馆有明初刻本。新喻属临江府，因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洪武二十年刻《策要》六卷，题曰：“临江后学梁寅述”。至于临川县，明属抚州府，与临江府相邻。因此，本条《提要》有三误：一、误增补《十八史略》为《十九史略》者刘刻为梁寅。二、误

梁寅为梁孟寅（以梁寅字孟敬之故）。三、误梁寅籍贯临江为临川。

6.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按：李贽《续藏书》为两江总督采进，见《四库采进书目·两江第一次书目》。此“浙江总督”乃“两江总督”之误。

7. 读史图纂一卷，明俞焕章撰。《提要》云：是书成于万历辛亥……惟自明太祖以下庙讳及神宗御名，一一明注于下。非惟不避，亦并不阙笔。则于礼殊为悖谬矣。

按：明代上承元代，避讳极不严。朱元璋名讳，终明一朝不曾避讳。建文帝朱允炆，所建年号建文，两个儿子，长名文奎，次名文圭。依避讳例，均犯讳，而明朝习以为常。直至明末，才避讳稍严。泰昌帝名朱常洛，刻书时“常”改为“尝”，“洛”改为“雒”。天启帝名朱由校，刻书时校刊之“校”改为“较”。《读史图纂》成于万历年间，不加避讳，实属当时风气如此。清代避讳较严，故馆臣有此评论，实则对明代避讳状况知之未详。

8. 青溪寇轨一卷，宋方勺撰。《提要》云：原载勺《泊宅编》中，曹溶摘入《学海类编》，因改题此名。

按：《青溪寇轨》一卷，明嘉靖二十三年陆楫俨山书院刻《古今说海》已有之，非清初曹溶摘出并命名者。馆臣所言非是。

9. 三朝野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提要》云：记理、度、恭三朝轶事琐言，仅十有九条。

按：此与子部小说家存目《三朝野史》一卷系同书，前后重出。小说家类所据为程晋芳进呈本，提要较此为详，知出两人之手。此《总目》失检之一例。

10. 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璥家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提要》云：其目凡八：曰《吴武安公功绩纪》，曰蔡絛（案絛当作倅）《北狩行录》，曰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曰《顺昌战胜录》，曰洪皓《松漠记闻》，曰洪浩

《金国文具录》，曰湘水樵夫《绍兴正论》，曰杨尧弼《伪豫传》。

按：此书四库采进原本（清抄本）幸存于世，现藏北图。检核书书，“功绩纪”作“功绩记”；“蔡條”作“蔡條”；“战胜录”作“战胜破贼录”；“记闻”作“纪闻”；“湘水樵夫”作“湘山樵夫”。讹四字，脱二字。

11. 明高皇后传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云：前有永乐四年明成祖与徐皇后二序，俱谓永乐九年类辑《古今列女传》，以高皇后圣训与古后妃为一卷。

按：永乐四年序不当预言永乐九年事。考《四库提要》卷五八《古今列女传》提要云：“永乐元年，成祖……命缙及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王洪、蒋驥、沈度等同加编辑，书成上进，帝自制序文，刊印颁行。”又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此书成于永乐元年十二月。今考成祖御制序，实题九月朔旦。”则《古今列女传》编成于永乐元年九月。此处《提要》“永乐九年”乃“永乐元年”之误。

12. 平黔三记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云：考《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俱载赵汝谦《平黔三记》一卷。则是书实汝谦所著，而隐其名者尔。

按：上海图书馆藏明刻《名臣宁攘要编》内有《平黔三记》一卷，题“大理赵汝谦著，秀水项鼎铉订”。则《千顷堂书目》作赵汝谦撰，谦恐系谦字之形误。《明史·艺文志》从《千顷》出，又沿其误也。

13. 使琉球录二卷，明郭世霖撰。《提要》云：据《浙江遗书目录》称，世霖永丰人，官吏科给事中。而《类姓登科考》载，“嘉靖癸丑进士郭汝霖，永丰人，官至南京太仆寺卿。当即其人，特讹世为汝耳”。万历中萧崇业《使琉球录》，称陈侃、郭世霖二录，其明证也。

按：郭汝霖使琉球事，见《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云郭

汝霖又名世霖。余见中央民族大学藏抄本《重编使琉球录》二卷，有“惜抱轩珍藏”白文长印，姚鼐旧藏。前有明嘉靖辛酉郭汝霖序，嘉靖甲午陈侃序。正文题：“吏科左给事中吉郡永丰郭汝霖编，行人司行人杞邑李际春同编。”此郭汝霖即其人无疑。《提要》谓“讹世为汝”，非也。又《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载：“许士霖《琉球录》二卷，永丰人，吏科给事中。嘉靖戊午士霖偕行人李际春使琉球，既还，因取陈侃言增修成志（吴补）。”该条为吴騫所补，“许士霖”显然为“郭世霖”之误，亦即郭汝霖也。

14. 明祖四大法十二卷，明陈栋如撰。《提要》云：栋如字子极，无锡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

按：“陈栋如”乃“何栋如”之误。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十二年江东何氏刻《皇祖四大法》十二卷，题：“江东臣何栋如谨辑，荆溪臣潘孔璧、三阿臣陈克仕同校。”即其人其书。唯馆臣改书名“皇祖”为“明祖”耳。

15. 平倭四疏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提要》云：明张焕撰。焕字扬华，一字茂实，长洲人，嘉靖戊戌进士。

按：《浙江省第五次郑大节呈送书目》：“《平倭四疏》三卷，明章焕著，二本。”《浙江采集遗书》：“《平倭四疏》三卷，刊本，明金都御史吴郡章焕撰。”作者均作“章焕”。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千顷堂书目》亦均作章焕。则《提要》作“张焕”误。《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误作“章涣”。

16. 李文襄公奏疏十五卷附年谱一卷，国朝李之芳撰。《提要》云：“末附《年谱》一卷，淄川唐梦赉所编也。”

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康熙刻本，作《李文襄公奏议》二卷《奏疏》十卷首一卷《别录》六卷附《李文襄公年谱》一卷。其中《年谱》正文卷端题：“杭州受业程光祜编纂。”有康熙三十二年唐梦赉序，康熙四十一年程光祜

跋。是《年谱》出杭州程光祚，《提要》误为唐梦赉撰。

17. 河防疏略二十卷，国朝朱之锡撰。《提要》云：锡字孟九，号梅麓，义乌人，康熙壬辰进士。

按：朱之锡为顺治三年丙戌科二甲八名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碑传集》卷七十六。此云“康熙壬辰进士”。误。

18.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奉敕撰。《提要》云：刘歆《七略》称：案扬子云《家牒》以甘露三年生，是也。（案语见李善《文选注按》）

按：清胡克家影刻宋本《文选》李善注《王文宪集序》引扬雄《家牒》作“子云以甘露元年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五十四《杨雄》末附《家牒》亦作“元年”。则“甘露三年”误。

19. 孔氏实录一卷，永乐大典本，《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末一条云：“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于南京特取袭封孔元措，令赴阙里奉祀”（案：元措以金承安二年袭封衍圣公）。此书或即元措等所撰欤？

按：曲阜文管会藏明抄本，作《孔氏实录》十四卷，残存卷一、卷二、卷六、卷七、卷八共五卷五册。各卷首行题：“孔氏实录卷之几。”次题：“五十一代孙元祚编次，宜兴府儒

学教授濠梁施泽之校定。”半页九行，行十九字，黑格，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原孔府藏书。知撰人为孔元祚，唯不著时代。考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二论语类：“《孔氏实录》十二卷，元施泽之。”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四：“《孔子实录》一部五册，完全。”明孙能传等《内阁藏书目录》：“《孔氏续录》五册，全，元延祐间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祚编，即先圣家乘。”当即此书，传写之本不一，故书名、卷数、著者偶有出入。孙能传据原书著录，而云“元延祐间”。焦竑亦云：元施泽之”。考曲阜藏抄本，施泽之为“宜兴府儒学教授”，宜兴府元置，明改宜兴县。则孔元祚、施泽之为元人无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孔元祚撰，朝代有误。元祚生平鲜有记载，唯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九十八云：“五十一代孙元祚，深泽主簿，孔庭族长。”与袭封衍圣公之孔元措并非一人。《提要》疑为孔元措撰，不妥。孔元措撰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刻本传世，有多种影印本。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年月，《孔氏祖庭广记》卷一记载，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提要》云“金承安二年袭封衍圣公”，亦误。

2005年3月3日于槐影楼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罗炳良

清代中叶，我国史学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史学著述达到“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的境地，史学遗产极其厚重。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书，如何评鹭各家历史著述的优劣，总结各种史学思潮的得失，关系着中国传统史学总结和提高的重大问题。《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书提要担负起这个重要的责任，在史学批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建树。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反省的手段，不仅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独特表现形式。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①由此可见，史学批评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为清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增添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史学批评不同于《史通》和《文史通义》自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形式，而是散见于对各书的具体评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具体的史学批评见解加以综合

概括，可以归纳出比较重要的史学批评思想，看到清代四库馆臣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一）关于史书撰述的批评。历代史家修史，无不强调掌握丰富的材料，这是保证史书编纂的前提条件。然而如果漫无边际堆砌史料，也不能修成高质量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对史书撰述问题极为重视，提出了史家应当遵循的标准。

第一，力戒搜求不富，主张取材详备。《四库全书总目》提出史家修史的标准应当是掌握丰富的史料，反对修史取材疏漏。例如宋人熊方撰《补后汉书年表》，实开乾嘉史家改补旧史之先河；然而四库馆臣并未隐讳其创始之疏略：“汉制以太傅至将军为五府，自大将军、车骑将军、度辽将军以外，其余杂将军号，随时建置，见于纪、传者尚多。乃于《百官表》内盖不之及，颇伤缺漏，此其采摭之未备者也。”^②指出熊方为范曄《后汉书》补作的《百官表》由于取材不备，遗漏了汉代大量杂号将军，十分遗憾。又如明人沈越撰《嘉隆两朝闻见记》，前人多所称许；四库馆臣则指出：“朱之蕃谓其为野史之良，然所采书目，自《明伦大典》以下，仅四十一一种，未为贍备。”^③认为良史之名，其实难副！再如评价明人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说：“是编续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讥其孤陋寡闻。如王晟、李焘、杨仲良、徐梦莘、刘时